

风从南洋来

《海南日报》资深女记者，数年史海

钩沉，揭秘埋藏在过去时空中的海南。历史的真实与残酷，命运的悲怆与凄美，交织成一条忧伤的河流，在她的笔下缓缓流淌。感受从南洋吹来的这一阵风，你的心灵，将不仅仅被震撼。

蔡葩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WIND FROM NANYANG

WIND FROM NANYANG

WIND FROM



WIND FROM NANYANG

WIND FROM NANYANG

WIND FROM NA

》》》蔡葩以探寻文明伸展的目光，从历史的深处鼓荡起一阵清新热辣的南洋风。当我们捧起这本书，灵魂随着那遥远的南洋风雨而震颤的时候，终会蓦然体察到——我们经历了一种近乎异质的生命历程，我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

——孙皓晖（《大秦帝国》作者）

》》》《风从南洋来》是《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的延续与纵深。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在陆之南和海之北，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集聚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韩少功（著名作家）

》》》蔡葩以一个媒体人的认真和坚韧，行走于深宅老院，拜会历史老人——是上帝借她之手重拾被遗忘的民国时期的海南。

——张越（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从南洋的风中你能感受到什么？民国女生的精灵不逝——迄今为止最深沉的南洋怀旧美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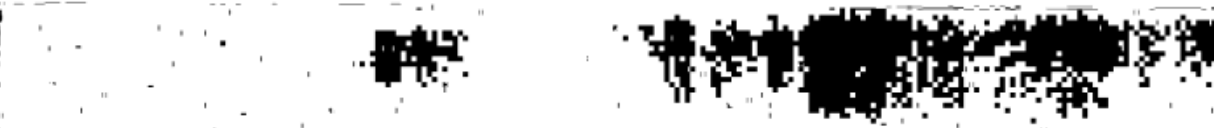
——清秋子（网络作家、《明朝出了个张居正》作者）

上架建议：历史随笔
ISBN 978-7-80765-064-5



9 787807 650645 >

定价：23.00元



风从南洋来

蔡葩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从南洋来/蔡葩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

ISBN 978-7-80765-064-5

I. 风… II. 蔡…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671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6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字数	242000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印数	1—5000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印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纸张规格	700毫米×1000毫米	定价	23.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一

韩少功

在海南岛生活十多年以后，我一直鼓动有条件的朋友写一本南洋史，以填补我的知识空白。

所谓“南洋”，是一个跨国性的人文地理概念，旧指 17 世纪以后东南亚广阔环海地域，甚至也包括中国岭南的一部分近海地区，如香港、澳门、广州、海南等。这个广义的“南洋”，在中国人以前的俗称里，既区别于欧洲之所谓“西洋”，也区别于日本之所谓“东洋”，但同著一个“洋”字，显示出它也是欧风劲吹西俗浸染之地，曾先于沉闷和迟重的大陆内地，上演过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运动。陈序经在中国最先提出“全盘西化”论，就是这种南洋文化的学术领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早期主要依托南洋的思潮、风气、人才以及资金，富含着西服、领结、咖啡馆、橡胶园等形象，无异于一颗南洋文化所孕育的政治硕果。

陈序经与孙中山的时代已经远去。在诸多历史叙事的编织和覆盖之下，南洋的面目已变得模糊不清，沦落在内陆文明崛起的庞然身影里。除了《星星索》一类遥远的歌谣，当下的中国人还能记得什么“南洋”？还知道多少“南洋”？走在海南岛的城乡，陈旧的骑楼，冷落的渔港，倾颓的洋行与剧院，还有椰林深处荒芜的游泳池和排球场，构成了仅有的几许历史遗痕，像一场烈火燃过以后的零落灰烬，让人难以辨认往昔。不仅是渡海南来的很多内陆游客，就是很多海南人，也不大理解当年黄埔军校里竟有一千多海南子弟这样的奇迹，更难以想象

东南亚各国学子、商人、游侠、革命者在此吞吐如潮共图大业的盛况。直到 20 世纪中期,东南亚的民族国家纷纷建制,南洋遂被大卸八块各归其主。直到中国新政权先后定都于南京和北京,南洋的现代史方告降温甚至冷却,只能目送着历史的中心舞台步步北移。

一段辉煌的南洋史从此就渗入废墟、沙滩以及热带密林,与后人们一次次擦肩而过,似乎将永不为人所知。

海南作家蔡葩是个有心人,近年来避开某些文化时尚的喧哗,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过去的时光唤醒。在她深情灌注的笔下,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南国椰岛的学者、军人、医生、渔民、名媛、富商,终于抖落岁月的尘埃,走出遗忘的暗层,与当代读者迟到性地相认。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故事发生在海南这片边地,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聚纳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既纵贯了文化的世代叠层,又横跨了文化的地域板块——主人公们与内陆和南洋都有着诸多血缘的、经历的、知识的、习俗的、经济的、政治的联系,使他们在动荡的整个 20 世纪见证了特有的交会和挤压,特有的爆发和沉寂,还有非同寻常的欣悦与悲凉。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这当然还不是一套完整翔实的南洋史,但历史从来就是人的历史,更是普通人的历史。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思想和情感之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探察和想象。

2008 年 3 月 修订于海口

序二

单正平

从大陆农耕文化的传统思维习惯出发，人们通常会认为海南是大陆的一部分，不过被海峡隔开；而且远古时代根本就没有现在的海峡，那时的海南不过是雷州半岛的最南端而已。有此认识，我们特别强调海南与大陆的联系，强调海南文化与大陆血脉相连的一面，这当然没有错。我们通常有个心结，就是特别反感大陆的某些狂夫妄人，说海南是没有文化的蛮荒之地。证明我们不蛮荒的证据，自然是从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是自唐宋以来的文化传播和海南自身的文化成就。无论如何，衡量海南文化的标准，很久以来都是比较单一的大陆标准。

但海南不仅仅是一块海水包裹的小小陆地。海南也是一派汪洋，人从水上四方走，风自空中八面来。海南人既北上大陆，也南下海洋。自清代以来，下南洋的人要远远超过北上大陆的人，如今在海外的琼籍同胞多过定居大陆的海南人，就是最好的证明。海南人顺流下南洋，在海外打拼多年，又常常会扬帆归航，带来域外的风物文化，由此成就了现代海南介于东西南北之间的独特文化风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造就的家族和个人，几乎和遭到伤害摧毁的家族同样多，甚至更多。在数十年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风暴潮过后，海南漫长的海岸线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细心的人会发现，海床上，沙层下，岸礁边，破船中，仍有不少刻满历史记忆和情感符号的船板磁片，残砖旧瓦，等待有心人

去发现,清理,解读。

蔡葩埋头海南现代历史的钩沉打捞工作已经多年,成果斐然。她要寻找的南洋,其实就是先前被忽略和遗忘的现代海南文化的另一面。和此前的历史叙事不同,她选择的关键词是海外,革命,家族,个人,情感,文化,以及与这些有高度关联的物质符号,骑楼,咖啡,洋装,教会,学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社会学或文化学的角度看,家族的兴衰,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关键所在。过往历史叙事侧重的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家族和家庭在历史叙事中几乎不存在。但从个体生命历程看,哪一个人能脱离家庭背景而直接成为革命者或反革命分子?当历史叙事从整体性的民族国家和党派政治的宏大场景中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怀时,我们发现,家族和家庭其实是现代中国人最真切、最重要的生命条件和成长环境。脱离了家庭叙事的社会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是虚妄无根的研究。文学叙事同样如此,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脱离了家族和家庭的人生故事,几乎没有成功之作。与此相反,史有定评的长篇小说佳作,几乎没有一部与家族家庭无关。离开家的现代中国人,是无所归依的游魂。当然,历史上有不少志士仁人,或弃家出逃,或离家革命,甚至毁家纾难,甚至杀掉家人,他们的壮举至今仍是历史叙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章节。但个别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行动,不能说明普通人或一般进步青年、开明人士,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到底在怎样生活,如何应对外部世界,如何面对家庭和自我。现代意义上的伟大文学,恰恰是以呈现普通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为最高追求的。而这些人,没有几个是脱离家庭活动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叙事焦点对准家庭和家庭中的个人,无疑是当代历史和文学叙事最应该重视的。

总体上,中国一百多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古老家族制度日益衰败的过程。但具体到海南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甚至与大陆特别是北方地区恰好相反。20世纪海南兴起的一些大家族,其实是和海南人下南洋在经济上获得成功而紧密相关。海南现存一些上世纪中叶以前兴建的名门豪宅,大多是海南人在海外获得成功后回家所造。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海南家族的繁盛而非相反。由此甚至可以推测,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结果,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衰微乃至毁灭,并非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两者未必是形同水火

的对立关系。这从如今东南亚和中国港澳台地区家庭与家族文化的现状就可知一二。研究海南现代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特点。

蔡葩寻访故人,经由这些老人的叙述,她试图回到历史现场,再现既往氛围,体会前辈古老而新鲜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她给读者恢复了古旧海口和其中的人物。她的努力是成功的。她写的家庭多是有南洋风调、域外色彩的家庭;她写的个体,多是有良好教养乃至优雅风度的个人。而这正是海南现代文化特别是海口文化特有的色彩和气息。她精确而生动的描写,沉潜而丰沛的抒情,很容易带领读者回到昔日,使我们对那些人物产生向往、同情,进而对历史发生思考。思考中有一缕淡淡的惆怅,不易挥去。

2008年4月28日于海口

目录

一 何碧玲与何家大院 /001

夏夜。已经是晚上九点半,我和她来到一个咖啡厅,我对服务生说:请来一杯果汁。而她随口说:给我来杯热咖啡。“您有喝咖啡的习惯?”我有些惊诧,言下之意:已经这么晚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还喝咖啡?她气定神闲、温婉可人的样子,能让你越过时空,看见她少女时骄傲、动人的美丽时光。在我惊疑的目光之下,她温和而凝重地说:“我是为了纪念他,为了爱他才喝的咖啡。他死得很惨,留下五包烟和一罐咖啡。从来没有抽过烟的我在五天内将那五包烟抽完了,而那一大罐咖啡,我则天天喝。喝完了他的朋友又送来了,快三十年了,喝咖啡成了我纪念爱人的仪式。”她神情端庄,不容置疑地轻声诉说。那一杯咖啡里到底有着多少揪心往事?我只能在旁默默地注视着她,听她从胸腔里发出来的心音。

被访者何碧玲,隐身生活几十年,海口清末民初最大宅院何家大院的漂亮孙女,传说中的“美女特务”,“琼崖地下学联”冤案的幸存者,一生守护着一份爱情而不悔的女人……所有这些都难以说明她的一生。她的血管里流淌着何达启,她的爷爷,海口埠上最传奇最富有的德国侨领的血液,她的前世今生,她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命运都和这栋大宅院这个名字密切关联。我们的故事从重访这栋大宅院展开……

二 民国女生周记 /078

一个豆蔻年华的民国女生，
在边远的海南岛上，
不经意间留下了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年代，
一份鲜活的历史记忆；
她以生命的代价，
以贞女般的纯洁，
烛照那个时代的人生世态，
供奉出传统意义上“宏大叙事”之外的，
一份心灵记录——

三 从“南大”开始的往事 /114

在海口得胜沙路末尾的椰子园，即今海军424医院，曾经存在过一所私立海南大学。这座筹办于1946年、正式开学于1947年、最后关闭于1950年的海南最高学府，由于时局的变化而改变了命运，代之而起的是在它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南方大学海南分校。它的办学主旨也改为主要是培训干部，为新建立的共和国输送人才。这是一群南方大学海南分校的女生，摄于1952年的海口。她们无一例外地绽放出那个时代才会有的天真、灿烂的笑容，对新生活的向往和热情让她们看起来是如此的单纯。她们身穿列宁装，两排纽扣的蓝色服装，在青春的腰肢间别上一条“精神带”，像女战士一样戴着帽子，看起来别有一番飒爽英姿。

我们要叙述的主人公林曼，她的原名叫做林琼玉。由林琼玉而改为林曼，似乎和时代的解放和浪漫的气氛很贴近。而林曼却说，她不是个浪漫的人，她特地将这个曼字去掉了三点水，让它看起来更加纯粹，也符合她内在的气质。林曼能在刚刚解放的南大读书，成为这所新型学校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她的父亲林绍芳，琼山三江镇后坎村人，抗战前曾在上海警察局任巡抚。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二十九路

军,赶长沙抗战。他有三个兄弟在泰国谋生,时常会有一些银票汇回国,所以,他的日子过得还不算紧巴,他的两男两女都能上学,有一个儿子还是黄埔军校第十七期的学生。他的两个女儿林影和林曼天资聪颖,长得也漂亮,有漂亮女儿的男人性情应该很温和。林家两个美丽女子在海南岛上演绎着她们别样的人生故事……

四 出走上海滩 /133

1940年春天,身为海口商会会长的陈礼运忽然扔下在海口的生意,留下身后的一团疑惑,拖家带口到上海去。十七岁的三儿子陈煜才刚刚娶了海口一位富商之女招仲英为妻,也在父亲的鼓动下到了上海,一方面是避免日本人的暗算,另一方面是继续在那里的陈家的事业。早在30年代初,陈家的生意就已经做到上海。在上海的北京路,有一家叫做森茂的商行,就是陈礼运所创办。遥想当年大上海,一位来自边远海岛的商人,从他的家乡海南源源不断地运来赤糖、虾米、名贵海产品以及热带干果等,就凭着海南特产的物美价廉,打开了上海市场。不仅如此,陈礼运的成功还带动了海南的一批商人。他们纷纷走出海口埠,向内地开辟市场。“记得是1942年,我的大哥在上海家中设宴招待在上海的海口商人,整整五桌人,每桌有十位,当年和我家有联系的海口商人就有约五十人。”陈煜先生回忆说。以当时海口市区几万人算,当年在上海的海口商人数量相当可观。而位于北京路上的陈家,也常常会成为海口商人聚会的处所。陈礼运这个海口商会会长,在大上海,也能聚集一些人气……

五 1949:别了,椰子园 /146

私立海南大学的牌子,在那一代的华侨心目中,如此动人心弦。它占据着当时海南最高学府的位置,而依附在它体制框架内的附属中学,也就受到社会、家长的抬举,加之当时来自内地避难的移民子弟带来的文化大融合,也使这所新办的学校有了不同凡响的气息。当时在海口只有三所中

学,历史和规模都堪称老大的当为华侨中学,接下来当然是海大附中,另一所是新办的建华中学。然而,各校学生少的只有一百多名,多的则三四百人,府海两地的中学生总数加起来也不足两千名,这让刚刚踏上故土地的那浪平始料不及!还有这个时期的超龄学生特别多,十九、二十岁才上初一并不觉得稀奇,战争离乱之中,辍学现象比比皆是啊!这种家国之兴叹只在年少的邢浪平心中轻轻掠过,因为置身于其中的这座美丽的椰子园已经让他心旷神怡。那所校园里曾活跃的留洋老师、归国侨生,在时代的变迁面前,命运迥然有异,让这座充满南洋味道的校园呈现别样风云……

六 那一年在三宝壟 /172

印尼三宝壟是明代郑和下西洋富有纪念意义的重要一站,当地华侨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而建立了三宝纪念庙。

1943年10月,日军铁蹄下的印尼局势刚刚有些平定,逃往婆罗洲躲避日本人追捕的杜澄波就返回三宝壟,与日夜等候的姑娘许惠英完婚。婚后第二年,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霞。这是他们一家1944年在印尼三宝壟的合影。初为人父的杜澄波脸露自信、沉稳之色。相馆里等着照相的人还真不少,大部分人的神情都带有一种被热带阳光烤晒的颜色。在还看不到胜利的日子里,一切娱乐照常进行。街上还时常放映一些美国电影、日本电影,人们排着长队在买票,一种及时行乐的样子。这其实是人们处于灾难中逃避现实的本能。在杜澄波的眼里,这表面的热闹正埋藏着一种麻痹的危险。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印尼的活动十分活跃。凭着经验,他们似乎能看出哪些是亲共分子,所以,国共两党的斗争在异乡的土地依然激烈……

七 《梅娘曲》中寄衷情 /180

她是一名黄埔学子的遗孀。1937年,仪表堂堂、身佩军剑的冯树荫回到老家澄迈老城时,受到家乡人的仰慕和欢迎。这一年,树荫带回了一位

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子,从此,这个女子再也没有离开过老城,并与这个古老的边城小镇命运交关,也在这里演绎着谁也难以预料的悲喜人生。

这位年轻女子今年已经百岁了。几乎没有人见识过她青春时代的光彩,没有人知道她曾经的明星梦想。1935年,她的玉照曾寄往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那个产生过胡蝶、王人美、阮玲玉等大牌明星的地方,她的照片还真差点让她走上明星路——她已经收到导演的邀请书,可一心想让她念好书当一个淑女的父亲最终还是断绝了她的梦想……

八 南强老商号 /189

上个世纪30年代日军侵琼前,海口中山路出现了很多有名的商号,那是海口的商业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候,在海外有了一定积累的琼侨纷纷回乡购房置业,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吴乾刚(字献庭)的海南文昌人,时任越南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主席的他将在越南经营不错的两家药店变卖了,买下了现今的中山路57号,起名叫南强药房。在战争时期,医药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个受到多方钳制的行业,吴家的创始人吴乾刚在这个特殊时期经受了很多的考验,留下很多值得追忆的细节。作为越南爱国侨领的他曾支持蔡廷锴将军率领的十九路军。一个华侨家族与一个时代的命运紧密相系……

九 隔海两个家 /206

1948年7月,她才十四岁,便跟随要回海南闹革命的哥哥周廷钊从新加坡回到了海口,从此,她跟自己亲爱的姐姐周月彩骨肉分离五十年。这两姐妹由于所生活的国度不同,她们后来的人生际遇迥然,从中也可折射出海南华侨,尤其是出南洋谋生的女侨和归国建设的学子,她们人生的忧喜叠加。

她们的父亲是琼海中原人,早在1927年便到新加坡的美国商船上做海员,后来,他成为船上唯一的中国厨师。商船长年在太平洋海域漂泊,奔

波在美国和新加坡之间。船上生活辛苦,但工资比在陆地上要高出几倍,因此,父亲选择了上商船。所以,周家姐妹应该算是最早一代华侨在新加坡的海员的女儿。她们从父亲口中听来的海上奇遇、域外见闻要比一般的华人小孩多得多。生活在新加坡小岛的女孩对辽阔海洋的向往,对广袤大地的憧憬,尤其是对传说中的中国大陆有一种神秘的向往,这很大程度上跟父亲讲述的海和姐姐心中的大陆梦有关……

十 风从南洋来 /229

我无数次地端详着这张被当做传家宝似的老照片。当年已年过半百的爷爷与刚至不惑的奶奶相依相偎,恩爱如初;爷爷的两鬓依稀可见些许白发,但两道剑眉依然浓黑,他没有热带人被阳光灼伤的焦虑和表情,他敦厚的双唇,微微往上翘的含笑的嘴角,向后人透露着他的宽厚、温和的性情。听公公说,他的父亲永远洁白的衬衫,打得整齐的领带,在当年闽南洋的老乡中是出了名的。他总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受着妻子爱恋而又富有进取心的男人。偎依在他身旁的奶奶梳着那个时代家道殷实人家的太太发式。她一丝不乱的乌黑柔软的头发,年至四十而未见皱纹的光洁的脸,尤其是那双不失昔日光彩的明亮的眼睛,微微抿紧的双唇透着一股坚毅,那种见识过生活的气定神闲让人毫不惊奇在生命的艰危时刻她是如何地勇敢和高贵。

几年前,当我把这张传家宝似的老照片公开发表时,琼海乡下来了一家人,怀里揣着同样一张照片,并说照片上的人是他的父亲母亲,而那个我珍藏多年的“奶奶”,还在乡下活着。我茫然,随着他一路追随、探望,疑惑却未被解开……

后记 /241

一 何碧玲与何家大院

夏夜。已经是晚上九点半,我和她来到一个咖啡厅,我对服务生说:请来一杯果汁。而她随口说:给我来杯热咖啡。“您有喝咖啡的习惯?”我有些惊诧,言下之意:已经这么晚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还喝咖啡?她气定神闲,能让人穿越时空,依稀可见她少女时代骄傲动人的青春光彩。在我惊讶的目光之下,她温婉而凝重地说:“我是为了纪念他,为了爱他才喝的咖啡。他死得很惨,留下五包烟和一罐咖啡。从来没有抽过烟的我在五天内将那五包烟抽完了,而那一罐咖啡,我就天天喝。喝完了他的朋友又送来了,快三十年了,喝咖啡成了我纪念爱人的仪式。”她在我对面静坐着,好像遇见少时的朋友,不停地诉说着,那历尽沧桑的脸上渐现出少女的天真来。她任由咖啡的热气在升腾,慢慢地,热咖啡变成凉咖啡,她才轻轻地捧起杯子,喝一口。那一杯咖啡里到底藏着多少揪心往事,那一座大宅院里到底有多少传奇?

她叫何碧玲,在现代社会里隐身生活几十年。她有多个身份:海口清末民初大宅院何家大院的漂亮孙女,传说中的“美女特务”,“琼崖地下学联”冤案的幸存者,一生守护着一份爱情而不悔的女人……然而,所有这些都难以说明她的一生。她的血管里流淌着何达启,她的爷爷,海口埠上最传奇最富有的旅德侨领的血液。她的前世今生,她悲喜交加跌宕起伏的命运都和何家大宅院这个名字密切相关。

(一)清末民初,中西合璧的何家大院。何家大院的发家史浓缩了海口作为殖民地的一段历史。何家大院的建筑风格融合着东西文化的精华。创始人何达启骨子里对文化的追求和对外界的向往在孙女何碧玲身上留下长久影响……

这是一座曾经让海口人说得太多的宅门。从海口市解放西路中段北侧一条小巷步入,再向北行走二十米左右,抬头一看就是海口市义兴后街 67 号。



曾经气派十足的何家大院第二栋楼,已经在 1989 年被拆除。